

# 喝茶

止庵

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了。印象中就像人家喝酒、抽烟，还有从前女孩子穿漂亮衣裳和化妆，都是成年之后的事。大概不妨把喝茶看作我们的一种“成人式”罢。我尽管喝茶多年，但并没有写过相关文章，只是在长篇小说《受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有几处涉及一九八〇年代北京人喝茶的片段。人物与故事虽属虚构，相关细节却不失真实。

“冰锋随贺叔叔来旁边那间书房。……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小阿姨送来两盏用盖碗沏的花茶，一个红色塑料热水瓶。冰锋刚才听出，贺叔叔讲的普通话里，偶尔夹杂着西南口音。”（第一部第三章）我父亲是重庆人，喜欢喝盖碗茶，有云南沱茶和四川沱茶两种，模样像个不窝头。父亲每次掰下一撮茶叶放在盖碗里，用开水沏上。盖碗能保温，用碗盖轻搅可使茶叶充分入味。

每到冬天，父亲还将剩茶叶与新茶叶一起放入搪瓷缸子加水，在炉火上煮成“茶母子”，兑开水喝。《鲁迅的故家》有番记载约略与此相似：“在老家有一种习惯，草园里加棉花套，中间一把大锡壶，满装开水，另外一只茶缸，泡上浓茶汁，随时可以倒取，掺和了喝，从早到晚没有缺乏。”如今大概很少有人这么喝茶了。

前人有云：“喝茶以绿茶为正宗。”但当年我家好像很少喝绿茶。我母亲喝花茶，还喝红茶，有祁红、滇红，但不是外国那套喝法，既不放糖，也不加奶。这大概是因为绿茶喝个三过就得换茶叶罢，我们平民喝茶，最要紧的是经喝，沏一杯总得喝上一天。绿茶还时兴喝新茶，像是“明前”“雨前”，早先都没听说过，那时交通和贸易没有那么便利，在北京难以喝到。

过去除了在家喝茶，还去茶馆喝，北海、颐和园等处都有茶馆，最有名的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邓云乡著《鲁迅与北京风土》关于这家茶馆写道：“营业时间不限制，你上午沏一壶茶可以吃到晚上落灯；喝到一半，又到别处去散步，或去吃饭，茶座仍给你保留。”我们去那里喝茶时，已经没有此等便利了；如今北京这种设在室外、有天棚遮阳挡雨，足以消磨一天工夫，又花不了多少钱的茶馆，根本就不存在了。

“水开了，冰锋给叶生沏了一杯高末。”（《受命》第四部第二章）高末就是高级茶叶的末子。茶叶店里茶叶放在一个罐子里，售货员用小铲子抓出来在秤上约，过程中弄碎的茶叶，单装一个罐子出售，价格便宜。那些年我常买这种茶，味道不错，就是冲水之后末子浮在上面，喝时需要用嘴吹开。

“吃完饭，她起身取来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小纸包，递给哥哥，说，那我去王府井，碧春茶庄有卖福建茉莉花茶的，有龙团珠、黄金毫、毛尖，好几种呢。售货员说北京从没卖过，我就给你买了二两。冰锋说，以后别瞎花钱了。小妹说，正想跟你挑眼呢，我买的是最便宜的毛尖。”（《受命》第四部第四章）当时

茶叶店进了这类不常见的品种，报上还刊登一条小消息。我也去过那家店，可是没有舍得买。说来我小时候没有上大学的奢望，理想是中学毕业后在茶叶店当个售货员。店里总有一股香味，又很干净，顾客们不像在别处那么着急，售货员也挺沉稳，把茶叶放在垫了一张包装纸的秤盘子里，然后连纸带茶叶放到柜台上，叠成一个纸包，背面正好整露出商标。

“回到屋里，冰锋在炉子上烧了一壶水，换了块除水碱用的消毒棉花泡在里面。”（《受命》第四部第三章）往日北京的水质很差，用铝壶烧水，壶底总结着厚厚一层水碱，甚至能把壶嘴堵死。在水里放棉花是用来吸收水碱的，但煮过棉花的水，味道也就不大对了。天津的情况更严重，水是苦的。记得当初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天津市政府给每户人家发一小包茶叶，让大家体会一下用滦河水沏的茶和原来喝的海河水如何不同。

喝茶头一个讲究的是茶叶。再就是水，《红楼梦》里写到沏茶用雨水、雪水，我去江南，经过天下第一泉至第五泉，总不免慕名在那里的茶馆喝上一杯。还有茶的冲泡方法，前些时去苏州，豫兄请我喝茶，提到湖龙井先放茶叶后放水，沏碧螺春先放水后放茶叶，水温都在八十摄氏度左右。另外，使用的茶具，所处的环境，相佐的茶食，都有高下之分。

我们平民喝茶一般没有这么讲究，但世上自有讲究的人，也说过这么讲究的话：“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我觉得这算得上是中国人喝茶的最高境界了。

我们喝茶，要么自家独饮，要么和别人一起。不妨利用《受命》里的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前者如：“冰锋泡了杯茶，在书桌前坐下。”（第四部第七章）我自己喝茶多半如此，来到书房，沏一杯茶放在电脑旁边。以前我在单位上班，也是这样。这自然谈不上“可抵十年尘梦”，无非取那点苦涩，无不滋味，还可以提神。

后者如：“他们找了块大石头，各坐一边，中间腾出地方权当饭桌。芸芸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军用水壶，一个维生素面包，两个茶叶蛋。倒满一壶盖，递给冰锋。沏的是花茶，虽然凉了，但醇醇的，看着很解渴。冰锋说，别让我喝脏了。芸芸说，没跟你介绍过，我是当兵出身，没那么讲究。冰锋说，那你先喝。芸芸说，你就喝吧。冰锋喝了，芸芸又倒满一壶盖，转个方向，自己接着喝。”（《受命》第三部第一章）这是去游玩时喝茶。现在在自动售货机上投币买饮料很方便，包括现成的茶类制品，故事发生时还没有这种设备呢。

“胡同里比他们下班时人少多了，茫茫夜色中，路边人家门口偶尔坐着

几个纳凉的人，高一声低一声说着话，有的扇着蒲扇，有的端着茶壶。”（《受命》第三部第四章）“不少人在湖边乘凉，有坐在马扎上的，也有很隆重地搬来凳子和小方桌的，桌上摆着茶壶茶碗。身边的树上，挂着几个鸟笼子。”（《受命》第三部第六章）这是在家庭之外消闲时喝茶。这样的情景，现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也许还能见得着。

“吃完饭，小李来把碗筷收走，桌布撤掉，给各位上了茶，还端上一个果盘。”（《受命》第二部第五章）这是在家里以茶待客。请人喝茶，若是绿茶，一般一人一杯；若是花茶、红茶，不妨大家共喝一壶。尽管同样是人与人交流的方式，喝茶与喝酒毕竟有点差别。酒有度数，茶则可以不断地喝——开头说到“经喝”，就是这个意思。是以一起喝茶，更能做到时间长短随意。喝酒喜欢相互劝酒，而且好像酒的度数越高，越以灌人为乐，喝茶一般不需要说赶紧把这壶干了，咱们再来一壶。喝茶是你喝你的，我喝我的，更自在，更闲适，也更舒服。这才是凑在一起喝茶的本意——目的多半不在喝茶，而在交流。

主客不论共喝一壶，抑或各饮一杯，每次续杯，其实都是交流的环节。有句老话“茶七酒八”，就是给人往杯里倒茶，不宜太满。因为主人倒了茶，客人临走前理应喝完。倒得太满，未免予人压力，万一人家不想喝那么多水呢。喝茶虽系小道，自有礼数在焉。茶倒七分，主客双方都不失礼。更早的时候，主人与自己地位低的客人见面、谈事，是不招待茶的。待事情谈完，主人说一声“看茶”，客人明白是要送客了，于是起身告辞。——回过头去看，我的一点喝茶经验实在太平凡，太肤浅，讲了这么多，读者或许忍不住要说“看茶”了，所以赶紧打住为宜。

二〇二一年八月一日

# 笔会

元代泉州港

（油画）

时卫平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那是很多年前的盛夏，22岁的我第一次履行出差任务，就从南京去了哈尔滨——27个小时的长途列车，在到达哈尔滨后，需要到访的地方还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紅圈。

得知我将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不仅父母再三嘱托“不可把自己的底细随便交代给人”，连我的部门主任都殷殷嘱托：不可随便相信旅途上认识的人，不可将自己的任务与电话号码告诉对方，离开座位时，要么你带走自己的水杯，要么，等你回来将余下的水倒掉，重新清洗杯子，再续上开水。

末一句话，我在做有机化学实验时，我的教授也嘱咐过。

总之，师长们的交代让我紧张起来，轻松远游的心态一扫而空，出行前更是将随身所带的钱和文件分装在三个包里，像一只微微拱起背的母猫，不知要如何藏匿自己的猫仔。为了安全，我特意买了上铺的票。火车票代售点的出票人奇怪：“上铺坐不直的，举手就能摸到车顶，有点像睡在大口径的水泥管道里。你运气好，我这儿中铺和下铺都还有。”我谢绝了——上铺就像高踞于顶的鸟巢，朝那里一躲，给我莫名的安全感。

谁知，火车开动后，我遇见了极其自来熟的中铺。他自称姓翟，与对座的上铺是厂销售科的同事，刚上车那会儿他还是下铺，看到买到中铺的长者腿脚不便，就与他换了铺位。姓翟的中铺有着一副译制片演员自带一样的男中音，也像童自荣一样带了一点华丽的鼻音。就这来自鼻音像

上海人，而他其余部分的表现，与我头脑里的上海人实在太不相像了：他的裤缝没有熨烫得笔挺，他没有带着书和老大昌的点心上车，相反，他安顿完行李，就将一只烧鸡与两瓶啤酒放在了小茶几上。我冷眼旁观，中铺麻利撕下鸡肉，用嘴接着欢快喷涌的啤酒泡沫，就像电影里的江湖大佬。除我之外的四位旅客，人人接过了他热情递上的一只鸡腿，或一个鸡翅膀，而他最后以手腕敲击我的床板，要递给我一大块鸡脯肉，我尴尬地摇头谢绝。中铺尤不死心，他说：“干净的，你瞧，我戴着一性手套。”

他们热热闹闹坐在一起，先是喝酒、吃烧鸡，后来又去列车里租了车载DVD。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火车上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两场电影看过，窗外的火烧云竟然还在熊熊燃烧，黄昏迟迟没有落幕。

为了打发临睡前的好几个小时，中铺建议大家打牌，第一局，输了牌的人要讲一件自己这辈子最懊悔的事，并请大家吃橘子或香蕉。这个

# 第一次出差

明前茶

建议让浮动在黄昏光线中的疲倦面孔都兴奋起来。中铺又一次敲了我的床板，建议我下去与他们一同打牌，这是他第三次邀请我，他递上来的水蜜桃还端正正放在我的枕头上。说实话，我已经懒得腰酸背痛。为了提防有人来问我详尽的行程，我每次下铺去上厕所，都会在远离自己卧铺的靠窗活动座椅上独自坐一会儿。此时，列车已经行进到燕赵大地，近处高大的槐树与杨树朝后退，而远处的民居似乎正在跟着车轮缓缓行走，列车仿佛正在自然在这张开阔无垠的唱片上，很少在南方人心中驻扎的苍凉与忧伤在我心头浮起，好像蒙古人的长调。

与其将自己最懊悔的事说给素不相识的人听，不如我一个人待着。这样当然会无趣，然而不交出底牌，就不会被编。我装着看书，躲开了中铺的邀请。

他们围绕小茶几慢慢悠打起了牌，各种各样的故事像一颗颗石子投进了水面，激起涟漪，与旅行们的惊叹。“你不说，谁猜都猜不到你20岁

时还有这心思！”“你挣脱人家的挽留走了，心里的委屈多过愤怒吧。”“说出来轻松多了，要不是碰上我们，你心里这缸老酒，要装到几时？”我靠在高高的上铺，竖起耳朵听他们的对话，听他们洗牌时刷刷啦啦的轻响，听他们凝视往日选择时的叹息，听他们突如其来的伤感与互相安慰，那情形，就像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开头一样：打猎人吃完了他们的晚饭，曾经的他们，叽着说话，像野兽嗥着一般地大笑，像蓄水池一般喝酒，现在，他们的嗓子低了下去，说起了他们一生中永不再来的际遇。

突然，我觉得自己的胸口被懊悔顶得生疼——我其实是可以加入他们的。我生长于一个孤僻又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从来都是矜持又刻板，将我和妹妹管得笔管条直。很多青春期的暗恋故事与叛逆情感，还有大学时代选择专业的错误，都淤积在我心里，好像一缸发酵坏了的酒酸，在汨汨冒泡。说给旅途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听，其实是无伤

“老夫聊发少年狂”，周末驱车近百公里，到平潭岛看“蓝眼泪”。岛上的友人告知，天气闷热的夜晚，海里的一种微生物会浮出海面呼吸。浪涛翻卷，这些微生物发出幽蓝的微光勾出了海浪的摇曳和起伏波纹。“蓝眼泪”来自哪一位诗人的命名吗？不得而知。传统想象之中，那些快乐的“小精灵”多半是蓝色的，它们担任轻喜剧之中调皮的角色。“蓝眼泪”仿佛隐含着忧郁和悲伤。大海的哭泣。网络流传一些“蓝眼泪”的照片，隐藏在浪涛弧线之中变幻多端的幽蓝荧光犹如无所不能的电脑工程师屏幕上合成的。当然，汹涌的大海不接受程序、软件和鼠标、键盘的指令。“蓝眼泪”可遇不可求。这种幽蓝的微光踏浪而来，倏忽而逝。

平潭是一个大岛，三百多平方公里。空中俯视，摊在海面的岛屿状如麒麟。平潭岛位居台湾海峡入口，相距台湾的新竹仅68海里。岛上有一个小县城，县城街道上那些贴着马赛克的公寓楼房已经陈旧。乡村许多石块垒出的小楼，四四方方的，低矮而坚固，杂杂地趴在山坡上，集聚成一个一个小村落，绿色的藤蔓或者粉红的三角梅不时从石块小楼的墙角闪出。这些石块小楼扛得住呼啸而来的海风。海风从宽阔的东海涌入窄窄的台湾海峡，争先恐后夺路而行。平潭岛是一个挺身而出的哨位，不动不摇。平潭岛每年刮风的日子超过两百天，海风又硬又尖，地面上刮得动的东西都吹走了。

进入平潭岛的一座跨海大桥刚刚通车十年左右。高速公路翻越过一座小山，葱绿的山坡底下豁然展开海浪翻卷的海峡。这儿是一个风口，几排乳白的风力发电风车悠然转动。这种地方架设一座跨海大桥，凶猛而厚重的海风甚至比湍急的海流更难对付。每一年的夏季，总有几个来自太平洋的风威严地路过，三千五百多米的桥梁仿佛在风中颤抖。台风来临的时候必定要封桥。一个熟人有急事抢在封桥之前入岛。乱云疾驰，大风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他担心驾驶的小轿车会像一片树叶被吹到海里去，只得雇一辆装满货物的大集装箱卡车轰隆隆地过桥，他的小轿车战战兢兢地躲在集装箱卡车一侧的阴影里跟了过去。

呼啸的海风将这个岛上许多人的性格吹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渡海，离开平潭岛四处打工。他们躯体刚硬，肤色黝黑，勇于吃苦，接得下许许多多的重活。不知什么缘故，平潭岛的人显示出开凿山间隧道的天赋。大山如一群巨兽傲然挺立，一群来自海岛的人机智地钻入它们的肥大躯体疏通经络，亦是一奇。乘坐火车或者汽车穿过幽暗的隧道，我时常猜測是不是平潭岛的作品。一个又一个隧道工程完成，平潭岛的一些人渐渐成了公司的老总，脖子变粗了，肚子也慢慢腆起来。然而，不管身家多少个亿，黝黑的皮肤依然不变。没有这一副皮肤，岛上的海风会认不出他们。

我的一个乒乓球友来自平潭岛，是哲学教授。由于漫长的哲学生涯，他的皮肤渐渐褪去了风沙的痕迹，但是，平潭岛的脾气依然火爆，丝毫没有哲学的慢条斯理。哲学教授开车贼快，时常飙车一般冲回岛上的老家，拎来几个纸箱的螃蟹，顺手送一箱给我。如果我伪装客气，假惺惺地推辞，他会像训斥坏学生一样恶语相向。哲学教授邀请我和若干球友到他的学校打乒乓球。到了球馆，几位本校的师生已经占住了球台。哲学教授静静地旁观了几分钟，突然大声吆喝：客人已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装着没有看见？那些本校的师生灰溜溜地走开了，剩下我们这几个反客为主的家伙尴尬地站在那里，进退两难。

打开车窗，热烘烘的海风涌入窗口。轿车穿行于潮湿的燥热之中，驶向一个约会般的浪漫夜晚。可是，过分的燥热和湿度意外地造就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雷雨。闪电炸裂天空，轰隆隆的惊雷劈头抡下，片刻之间，车窗上水流模糊了视线，雨刷急急地开始摆动。雷雨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雨后的空气沁人心脾，可是，岛上的友人立即觉得不妙。天清气爽，海里那些微生物或许会早早地睡去而不再到海面逛来逛去。傍晚的湿漉漉海滩正在等待涨潮，一个同行的伙伴回忆说，上一回就在这儿等到了“蓝眼泪”。走过沙滩的时候，每一个陷下去的脚印都发出了蓝光，甚至暴露在空气中的一条胳膊也蓝光闪闪。我们羡慕地听着，但是，我清晰地意识到，今晚“蓝眼泪”大概不会来赴约了。

平潭岛上竟然可以用手机下载到一个报告“蓝眼泪”动向的软件，微信群里随时有人通知哪一片海域冒出了“蓝眼泪”。晚餐的时候手机突然传来消息，不远的地方开始有动静。匆匆驱车赶到，那儿是公路旁边的一个小港口，几艘渔轮和渔船静静地停泊在黑暗中。港口的石栏附近陆续出现一些闻讯前来的人，“蓝眼泪”寻访者开始在昏暗的街道汇聚。一个人端来一盆水哗地泼到港口的河道里，一圈微蓝的水花跳动起来，周围一阵轻微的欢呼。另一个人站到河道码头的台阶上，挥舞手中的竹竿在水里搅起几道微蓝的波纹，岸边是屏气敛息地期待。然而，事情到此为止，竹竿搅起的微蓝也渐渐隐没了。街道上那个保安模样的人踱过来，他内行地说，此时风向已变，那些幽蓝的精灵不再聚集在岸边，而是回到了大海的深处。如若执意要见一见，只能乘大船出海。

当然，这种建议只能一笑置之。我们没有考虑留宿岛上，而是在临近午夜的时候返回。再度路过16公里的跨海大桥，黑暗中已经无法看到海水。桥下是否有“蓝眼泪”随波荡漾？这个疑问一闪而过，答案似乎不重要。那些微生物呆在愿意呆的地方，轻松自在，一切安好。桥面寂静无人，一盏一盏的路灯衔接为遥远的一串。心满意足，没有任何失落之感。平潭岛已经落在身后，但是，这个岛屿始终屹立于摇荡的海流之中，沙滩平坦，海风咸湿，礁石嶙峋，拍上礁石的浪涛忽然作响，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听到潮水的悠长叹息。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来，不论能否遇得到“蓝眼泪”。

中铺下车了，回头微笑挥手：“第一次出差都这样。没什么判断能力，就得不得不提防所有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再见！祝你下一段旅程更放松，也平平安安。”



# 蓝眼泪

南帆

这个周末我是从另一座新建的跨海大桥入岛。新建的大桥在平潭岛的北端，长16公里，中途借用几个浮出海面的小岛支撑，整座大桥如同一个漂亮的三级跳。这儿是另一个风口，刮风的日子可以在海面掀起十米高的巨浪。这一座跨海大桥上下两层：上层为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下层为时速200公里的高速铁路。那些居住在石块小楼的人们只要出门走几步，即可坐到乳白色列车的空调车厢里。我记得前前后后已经许多年，平潭岛每年获得数百亿元的投资，平均每一日有接近两个亿的钜钱当一声砸到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岛屿上。崭新四通八达，地平线上错落起伏的玻璃幕墙高楼，还有大片大片密集的防风林，例如木麻黄、南洋杉、相思树。这一次我穿过六车道的跨海大桥入岛，寻访一种细如沙粒微生物。它们被海水托举到浪尖，发出幽蓝的微光，然后跟随海浪哗地扑到沙滩上，100秒之后熄灭，死去。

驾车在岛上起伏盘旋，灼亮的骄阳烤得车顶发烫。轿车呼地冲上山巅，突然看到山坡下面数十台乳白的风力发电风车列成方阵直接安装于海里，仿佛是生长于碧绿海水之中某种奇怪的植物；轿车下山的时候，对面的山坡屏风一般打开，山坡上层层叠叠地排列着石块小楼；一台风力发电风车的巨大风轮缓缓地随山坡升起，风轮的直径几乎与山坡一样宽，巨大的叶片轻轻地转动，带有几分魔幻的意味。这时我听到一个同行的伙伴说，风轮转一圈带来的利润是十元钱。是不是可以将这些风车视为看守岛屿的白色巨人？他们气定神闲，悠然转动的风轮仿佛在与天外的宇宙通话。

打开车窗，热烘烘的海风涌入窗口。轿车穿行于潮湿的燥热之中，驶向一个约会般的浪漫夜晚。可是，过分的燥热和湿度意外地造就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雷雨。闪电炸裂天空，轰隆隆的惊雷劈头抡下，片刻之间，车窗上水流模糊了视线，雨刷急急地开始摆动。雷雨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雨后的空气沁人心脾，可是，岛上的友人立即觉得不妙。天清气爽，海里那些微生物或许会早早地睡去而不再到海面逛来逛去。傍晚的湿漉漉海滩正在等待涨潮，一个同行的伙伴回忆说，上一回就在这儿等到了“蓝眼泪”。走过沙滩的时候，每一个陷下去的脚印都发出了蓝光，甚至暴露在空气中的一条胳膊也蓝光闪闪。我们羡慕地听着，但是，我清晰地意识到，今晚“蓝眼泪”大概不会来赴约了。

平潭岛上竟然可以用手机下载到一个报告“蓝眼泪”动向的软件，微信群里随时有人通知哪一片海域冒出了“蓝眼泪”。晚餐的时候手机突然传来消息，不远的地方开始有动静。匆匆驱车赶到，那儿是公路旁边的一个小港口，几艘渔轮和渔船静静地停泊在黑暗中。港口的石栏附近陆续出现一些闻讯前来的人，“蓝眼泪”寻访者开始在昏暗的街道汇聚。一个人端来一盆水哗地泼到港口的河道里，一圈微蓝的水花跳动起来，周围一阵轻微的欢呼。另一个人站到河道码头的台阶上，挥舞手中的竹竿在水里搅起几道微蓝的波纹，岸边是屏气敛息地期待。然而，事情到此为止，竹竿搅起的微蓝也渐渐隐没了。街道上那个保安模样的人踱过来，他内行地说，此时风向已变，那些幽蓝的精灵不再聚集在岸边，而是回到了大海的深处。如若执意要见一见，只能乘大船出海。

当然，这种建议只能一笑置之。我们没有考虑留宿岛上，而是在临近午夜的时候返回。再度路过16公里的跨海大桥，黑暗中已经无法看到海水。桥下是否有“蓝眼泪”随波荡漾？这个疑问一闪而过，答案似乎不重要。那些微生物呆在愿意呆的地方，轻松自在，一切安好。桥面寂静无人，一盏一盏的路灯衔接为遥远的一串。心满意足，没有任何失落之感。平潭岛已经落在身后，但是，这个岛屿始终屹立于摇荡的海流之中，沙滩平坦，海风咸湿，礁石嶙峋，拍上礁石的浪涛忽然作响，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听到潮水的悠长叹息。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来，不论能否遇得到“蓝眼泪”。